



粉底人

夏立楠 著

粉底人

f e n d i r e n

夏立楠 著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粉底人 / 夏立楠著. -- 成都: 成都时代出版社, 2018.5
ISBN 978-7-5464-2059-2

I. ①粉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5515 号

粉 底 人

FENDIREN

夏立楠 著

出 品 人 石碧川
责任编辑 李卫平
责任校对 李 佳
封面设计 欧德柳
装帧设计 四川省文学交流服务中心
责任印制 唐莹莹

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
电 话 (028) 86742352 (编辑部)
(028) 86615250 (发行部)
网 址 www.chengdusd.com
印 刷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 210mm×145mm
印 张 7.375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2059-2
定 价 36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。电话: (028) 86930838

序

向年轻致敬

文 / 孟学祥

一个小说写得不好的人给一个小说写得好的人作序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尴尬的事情，这样的尴尬偏偏就让我撞上了。

我知道自己的德行，胡吹乱侃还可以过得去，要真正从理论上去评判一个人的作品，那就有些捉襟见肘了。但这次我还是决定要出这个风头，给夏立楠结集的小说作序。原因有二，一是我非常喜欢这小子，喜欢读他的小说，喜欢他小说故事中跌宕起伏、让人沉浸在阅读中欲罢不能的感觉。其次是我也想让自己体面地虚荣一回，在一本让人喜欢的小说上留下自己的文字和名字，虚荣心就会得到更大的满足。

其实，我早就认识夏立楠了。那还是前些年我在编辑《夜郎文学》的时候，收稿邮箱里经常收到一些没有署名、没有地址的稿件，稿件都不是很长，但却写得很有味。因为这些稿件一直没有按投稿的标准投寄，我就把它们搁置一边，不予理会。经常看到这样的稿件，我就对这些稿件多了一些关注。在收到了若干这样的稿件后，我决定选一篇稿

件刊用在杂志上。于是，我给来稿的这个邮箱回信，让作者把姓名、地址和联系方式发过来，并同时叮嘱：以后投稿要同时发来姓名、联系方式才行。作者把姓名地址发过来了，我才知道作者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，还很年轻。稿件刊出了，我也第一次知道了“夏立楠”这个名字。当时我并不知道“夏立楠”是笔名，稿件发出后，我按照地址给夏立楠寄去了稿费和样刊。若干年后，我和“夏立楠”——也就是真名“黄涛”的小年轻熟悉了，问到了当年的稿费和样刊。他却说一样都没有收到，这让我有些愕然。想想也是，那个时候，他们那个大学的传达室肯定只知道有“黄涛”，而不知道“夏立楠”为何人。加上当年领取稿费也不像今天这样严谨，稿费可能就被别人冒领了，样刊也就不知在什么地方被匿下了。

编发了夏立楠的第一篇作品后，我就和他加上了QQ，成了好友。然后就经常从他的QQ空间里看到他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消息，

读到他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的小说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QQ上告诉我，他到黔南来了，通过事业单位招考，考到了龙里县某乡镇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。

在此之前，我一直为黔南的创作队伍后继乏人而倍感忧虑，夏立楠的到来犹如给我的神经注入了一剂强心针，我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。有文友聚在一起谈论文学，提到某某地方又出了一个文学新人如何了得时，我也很笃定地说：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“90后”的小年轻，小说写得很牛逼，在某某、某某刊物上都发表过小说，你们可以去找来看。这话虽然说得有些骄傲，但却是发自内心的。长期以来，我一直很羡慕那些年轻而又把作品写得很好看的人，羡慕他们的青春，羡慕他们的活力，更是羡慕他们在文字中纵横历史，打通精神与现实的过硬功夫。所以，我在这里给夏立楠的小说集写序，也是尝试以文字的形式向年轻的小说家致敬。

夏立楠擅长小说的故事架构，每一篇小说的故事都很精彩。我们常说，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在黔南的很多作家中，也许是地域环境的限制吧，文学来源于生活做得很到位，在高于生活上却很难做到拔高和突破，夏立楠在这一点上尤其让人刮目。夏立楠的小说故事血肉饱满，构思取材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，文字叙述张弛着生活的质感和精神厚度，情节跌宕中凸显出年轻活力的思考者的思想深度和广度。

夏立楠的很多小说，都不是取材于现实，但是又处处凸显现实的痕迹。每一个小说的情节，就仿佛发生在我们身边，而却又远离我们的实际生活。其小说就是以这种若即若离的故事来紧扣场景，吸引读者眼球。除了情节，小说中很多细节的描写也能让读者一下子就沉浸其中，幻化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意境。比如《春河》里对那条卡布布朗河的描述，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新疆的悠远和广袤，以及河水在雪山融化后流淌出滋润的充盈和富足。“每年春末夏初，天山上的雪得了阳光，暖气流

动，雪水就化开了，流进卡布斯朗河里，河水融开冰床，欢腾地往下游奔去，穿梭在一朵朵浪花间的就是河鱼了。”同样的，《暖雪》中几句不经意的文字，就把一个死气沉沉的场景写活了。“寡妇眼睛累了，纳鞋底这种活考眼力，又是在太阳底下，寡妇想缓缓眼睛，瞥过来的一刻，刚好瞅见站在柳树上的王石磊。”

夏立楠的小说还善于悬念的运用，在层层递进中表现出了一种恣意的想象力，充斥着某种神奇的感觉和灵异。而他在叙事上的探索，又充满了一种通透的感觉和旺盛的创造精神。《绿蝴蝶》《猫眼》《暗杀》《云从》等小说，以不同的人物视角切入小说的推理情节，展现了人物不同的命运遭际。而这些小说中不同人物之间彼此的情感纠结，互为映衬，共同构成了每一篇小说故事的现实场景。而且，他还通过在情景的想象中一步步去转换小说场景的扩张和缩小，自如地张弛着小说的深度和力度。空间的想象中大到《春河》的原野，小到《粉底人》的摄影棚等，

都被他放大得荡气回肠，刻画得惟妙惟肖；时间的想象中大到历史的《云从》，小到现实的《猫眼》，都被他推理得鲜活逼真，书写得活灵活现。

当然，夏立楠的小说也有不足之处，比如：叙述上语言还不够简练，还有就是创作不够严谨和细致，有些语句有时会突兀地冒出来，破坏语言的美感，损坏小说故事的整体性，让读者感到有些莫名其妙。好在夏立楠很年轻，又练就了敏锐的艺术触角、独特的审美方式，具备了强烈的现实关照情怀，相信他今后一定会越写越好。

借此机会草就以上文字，祝贺夏立楠的小说集出版。同时也是以此特殊的方式，向小说写得好的年轻作家们致敬！不足为序。

2017年10月13日于都匀

（孟学祥，系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获奖者）

目录 *Contents*

001	春 河
017	绿蝴蝶
034	南 方
061	猫 眼
079	刺
099	带梅花的油画
118	粉底人
144	暖 雪
161	云 从
180	暗 杀
191	许愿灯走失在下雨的河
205	来糖果屋的陌生女人

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吹了足足五个月，卡布斯朗河的河床结了一米多厚的冰。我站在河床上，搓着手，看着父亲用一把十字镐打凿着河床，河床上冰花四溅。父亲终究没有成功。他凿出一个个孔子，把电筒伸进一个个冰窟窿里，我以为真的会有鱼游过来，事实上我们都错了。

库尔班老人是从河对面的村庄出来的，他赶着一群羊。我真不明白，这样冷的天气，周遭遍布大雪，山上能有什么草给羊吃。他骑着一匹枣红马，优哉游哉地走过来，跟在他身后的牧羊犬欢腾着，像是在为今天可能会猎到一只野兔而激动着。

“你这样是捞不到鱼的！”库尔班老人在枣红马的屁股上抽了一鞭子，“啪！”马朝着我们的方向刨着蹄子。

“为什么？”父亲抬头看了看他。

“卡布斯拉河里的鱼太小，冬天都躲在石头缝里，懒得想出来。”他笑了笑，“你等来年春天再来吧，到时候我保证你满载而归。”

父亲噤着双唇，想说什么的，始终没有说。库尔班老人又在马屁股上甩了一鞭子，马和羊群都朝着西面蹒跚走去。

回到家，父亲推开院门，把手中的十字镐和渔网放在鸡圈上。我们褪掉了手套，钻进屋里。

母亲依然躺在右边那间不起眼的屋子里，我撩开她的门帘，她显然没有察觉到我的脚步声。为了让母亲的病能早日康复，父亲几乎已经花掉了所有积蓄，就在年后的这几日，母亲突然说自己想吃河鱼了。

河鱼是卡布斯拉河里的鱼，没有专人喂养，也没有吃鱼饲料。每年春末夏初，天山上的雪得了阳光，暖气流动，雪水就化开了，流进卡布斯拉河里，河水融开冰床，欢腾地往下游奔去，穿梭在一朵朵浪花间的就是河鱼了。

母亲的额头上敷着一块毛巾，这个冬天以来，她都是这样度过的。这已经是她生病的第八个月了，身体每况愈下。我用手轻轻抚了抚她的毛巾，额头上的汗水已经将毛巾濡湿，我决定给她换块新的。

父亲似乎在敲煤。我听到了他敲击煤块的声音，冬天很冷，烧在屋子里的炉子如果煤炭供应不上，那么暖墙就不会有热气，屋子里也不会暖和。

母亲是在我为她敷毛巾的时候醒来的，她的眼角起了褶皱，眼皮耷拉着。

她说：“楠，你们都回来了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，可是爸爸没有凿到鱼。”

母亲握着我的手，她看了看墙上的那些挂历，挂历是1997年的，厚厚的一大本，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挂历，每个月附一幅画，总共十二幅，分别是香港的夜景、外景等照片，很美。

父亲把挂历分散开来，贴在墙上，这样屋子里就添了不少喜气。

母亲说：“弟弟呢？”

我说：“出去玩了。”

自从母亲去年秋天遭遇那次突发性的晕厥，她的身体就陷入了一种不良状态。除夕前几天，有位阿姨来看她。两个人聊着聊着，母亲就哭了。阿姨要回湖南了，母亲想起了老家，她说自己已经六年没有回过内地了，不晓得外公外婆身体如何。阿姨说，你现在得好好养病，病好了就可以回去了。母亲一定是感觉世事无常，这位阿姨的告别预示着她们以后再也不会相见。

不是么？以前母亲的朋友和她道别，最后总是会失去联系。

弟弟走进屋子，父亲对他很不满意，问他这个早上跑去了哪里。我走出母亲屋子时，弟弟正背着手，往屁股兜里塞一小盒擦炮。弟弟低着头没有说话，父亲严厉道：“还不进屋做作业。”

“大过年的，你别吼他。”母亲的声音从内屋传来。

父亲说：“你想吃点什么？”

母亲说：“随便吧，下午还得去看赵医师呢！”

父亲说：“那我做带鱼吧……”

父亲和母亲出门后，我和弟弟在屋里做作业。他从屁股兜里摸出那小盒擦炮，我说，“你花多少钱买的？”

他说：“一块钱。”

我心里是不悦的，尽管一块钱不多，但是这个节骨眼上，家里已经很困难了。就在我们做作业之际，有人敲着院门，砰砰砰的。我放下作业，朝屋外走去。

开了院门，站在门口的是克里木叔叔。克里木叔叔戴着帽子，胡子拉碴的，嘴里习惯性地叼着他的莫合烟。

“嗨，小巴郎，你大大在家吗？”

“没有，出去了。”

“哦……要是他回来，你给他说我找他有事。”

“好的，克里木叔叔。”

其实我不知道他姓什么，我只知道所有人都喊他克里木。年前的秋天，爸爸和几个叔叔给他修过一次羊圈。我们的住所怎么说呢，是在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住区的交界处。那天晚上，克里木叔叔很热情，他吩咐他的杨刚子做了一顿很好吃的拉条子，我们坐在一张毛毯上边吃边聊，毯子就摆放在他家的葡萄藤下。

送别了克里木叔叔，我又进屋继续和弟弟做作业。八点过，还不见爸妈回来。我决定把早上没吃完的饭菜热一热，和弟弟简单吃过晚饭后，我怕父母需要泡脚什么的，就打了一壶水烧着。九点过的时候，传来了开院门的声音。

是爸妈回来了。

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母亲，母亲的头发盖着棉帽，这个冬天，她的身体越发虚弱。

母亲是父亲搀着进的门，母亲说：“楠，你帮我打盆热水吧。”

我从门口找来盆子，提起炉子上的水壶往盆里倒水，又掺了点冷水在里面，伸手搅了搅，然后给母亲找来一张小板凳。母亲挽起裤脚，把脚伸了进去。

“听赵医师这么讲，我是不能吃水果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父亲站在一旁，弟弟也从内屋走了出来。

“我的两个儿。”母亲伸手揽我的头，同时示意弟弟到她怀里。

“你不用太担心了，现在医学那么发达，就算工资低，只要有机会，我都会把你看好的。”

母亲叹了一口气，这口气和前些日子叹的一样。有阿姨来看她，她向别人讲自己的病状。躺在床上，感觉天昏地暗，早上起来本来要送弟弟上学的，结果才站起来，就晕倒了。弟弟跑了出去，朝着父亲的工作车间跑。父亲回来后，母亲仍然昏迷不醒。父亲骑着自行车把母亲送去医院，在一间不大的诊所里，母亲呕吐不止，换了两个盆，里面全是吐出来的血。医生说，母亲是煤气中毒，父亲不信，这才转院，查出病症。

母亲的脚洗好了，她说自己不想吃饭，想睡觉。父亲决定给她熬点粥。熬粥的时候，我告诉了父亲，克里木叔叔今天有来找过他。父亲沉默了片刻，说知道了。

父亲让弟弟照顾母亲喝粥，然后让我把炉子封了，他去找下克里木叔叔就回来。

走的时候，母亲说：“你就给他讲，看能不能缓缓，如果不行的话，

也不要耽误人家，他可以找别人看看。”

3

克里木叔叔有一栋房子，这栋房子的正面朝着卡布斯朗河，屋子前后种满了杨树、柳树。春天的时候，屋子被草地包围，有牧民在草地上放羊。这是这栋房子的优势，也是父亲想买下它的理由。在母亲没有生病的时候，我曾听到他们的聊天。

“孩子大了，我们总不能一直挤在这栋租来的房子里。”

“是的，这里很快就要被拆了！”

父亲从克里木叔叔家回来时，沉默不语。

我说：“爸爸，克里木叔叔不同意吗？”

父亲说：“嗯，毕竟他也需要钱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”

三月中旬的时候，父亲还是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。春风来了，卡布斯朗河的冰开始消融，像往年一样，水依然清澈无比。克里木叔叔的房子周边再次长满绿草，柳絮纷飞。

我在小溪边洗鞋，看到有人住进克里木叔叔的那栋房子。那天，克里木叔叔帮着他们搬箱子，还清理了堆放在屋子院墙下的麦垛。

我跑回家，告诉父亲，克里木叔叔的房子住进了人。

父亲说：“正常的，他等不了我们。”

母亲在吃过赵医师开过的药后，气色像春风一样，渐渐地舒展开来。

父亲说：“房子的事情先搁着，你妈的病多亏了赵医师，要不是他，

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走多少弯路。”

母亲说：“看怎么感谢人家。”

父亲说：“我打算买点羊肉送去。”

母亲说：“库尔班老人的可能会便宜些，你可以去那里买。”

父亲听了母亲的话，晚上带着我去了库尔班老人家。库尔班正在用喷火器烧一只羊头，他家还没吃晚饭。

“库尔班大叔，我想买两腿你的羊肉。”

“哦，你该早点来的，早上杀了一头，要买的话，后天才能再杀了。”

“是买给孩子补补的吗？”库尔班停了手中的喷火器，目光从我的身上扫视过。

父亲从衣兜里摸出一根烟，递给库尔班。库尔班把羊头放下，在裤兜里摸打火机。父亲见状，给他点上。

“不是，我买来送人的，所以你看可以便宜点不？”

“你杨刚子的病好些了没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

“该给他们补补的。外面买四十一公斤，我给你三十吧，后天早上来，我挑最好的给你。”

“好的，不过我还有事情拜托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可以帮我物色一栋房子吗？我们住的地方要被拆了，想寻个房子，最好宽敞点的。”

“这个没问题，找到了我给你讲。”

从库尔班老人家出来，我问父亲，为什么我们住的地方要被拆了